

且結此情之歸入

滄海橫流側身無所

月痕發端

花月痕發端

民國十一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全書十六卷 魏秀仁撰

花月痕全書十六卷

書名 撰者 卷

即元卷書

卷十四

花月痕全書卷一

第一回 蚩蟬撼樹學究高談

花月留痕裨官獻技

情之所鍾。端在我輩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性也。情字不足以盡之。然自古忠孝節義有漢然寡情之人。自習俗澆薄。用情不能專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且相率而為偽。何況其他。乾坤浩氣間留一二情種。上既不能策名於朝。下又不獲食力於家。徒抱一往情深之致。奔走天涯。聞之事皆非其心所願聞。而又不能不聞。所見之人皆非其心所願見。而又不見。惡乎其情。請問看官。渠是情種。書然墜地時。便帶有一點情根。如今要向何處發洩呢。吟風嘯雨。好景難常。玩水遊山。勞人易倦。萬不得已。而寄跡情於名花。萬不得已。而寄其情於時鳥。窗牖兀淨。得一通情之物。而情注之。酒闌燈炧。見一多情之人。而情更注之。這般話。從那里說起。且為做鄉有一學究先生。姓虞。號耕心。聽小子這般說。便哂然道。人生有情。當用。於正陶靖節。一賦尚貽物議。若舞衫歌扇。轉眼皆非。紅粉青樓。當場即幻。還講什麼情呢。我們原不識。但生今之世。做今之人。讀書是為著科名。謀生是為著妻子。你看那一班。名士。偏做出怪怪奇奇的事。動人耳根。又做出落落拓拓的樣。搭他架子。更有。蕩不。一切。偏低首下心。作兒女子態。留戀勾欄中人。你想他們有幾個梁夫人。能。盼。能夠尚書。大約此等行樂去處。只好逢場作戲。如浮雲在空。今日到這。笑笑。都无妨礙。只不要拖泥帶水。糾纏不清。方好呢。你說什麼情種。又是。也要踏破。何從留點根。留點種呢。小子笑道。先生自知甚明。教人也還。

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雙紅堂小說 64 D8665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64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64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64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64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64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64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64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64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64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64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64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64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64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64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64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64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64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64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64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64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64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64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64



這且按下看官須知癡珠方才化去。秋痕卻已歸來。正是：鐵戟沈沙，焦桐入爨，安道碎琴。王郎斫案，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傳癡珠之死，而上半折將前文瑣瑣屑屑，隨手收拾。後半折轉入正文，乃飄飄乎有仙氣矣。真有結構文字，非徒騁才也。

花月痕全書卷十四

第四十四回

一霎火光滅除蟬蛻

廿年孽債魂斷雉經

緊接四十一回叙入
○孽債
○狗頭作賊
○大盜便是
○社者鑿之
千謀百計
積惡若山
也只是个
孽債
其情可想
孽債
帶叙士寬
一霎火光
○瘟病不
死却遭火
劫
結牛李
我佛有靈
結玉環
孽債還清

話說秋痕自臥病後，敝衣蓬首，垢面癯頰，竟不是個畫中人了。那小夥狗頭，閒暇無事，結識幾個土棍，燒香結盟，便宿娼賭錢。起來，先前只乘空偷些現錢，後將現銀三百餘兩，都偷完了一夜，竟把金銀手飾上好玉器皮衣，席捲而去。次日，李裁縫起來，見箱籠都已打開，急得目定口呆，說是被盜，要和店主打官司。開了一天，四處找尋狗頭，不見個影。店主轉說李裁縫父子合謀圖賴，又見他帶了家眷來，歷不明，要見官呈告。經旁人勸止，牛氏十年辛苦，賸得這點家私，如今給人搬運一空，氣得發昏，數日跟尋狗頭，沒有踪跡。後來就同李裁縫拌了幾回，命到得歸結，只是抱怨秋痕。當下無可奈何，就正定府城裡租了一間小屋暫住。四月後，秋痕的病略好，牛氏想偏他見客，無奈地方生疏，無論秋痕不肯答應，就令妝掠起來，也是枉然。挨到六月初，李裁縫牛氏都沾瘟病。此時用不起火伴，可怜秋痕和跛脚，要自己下鍋煮飯，服事兩個病人。士寬是就近租個店面，做個小買賣，正擬寄信太原，不想二十二夜，牛氏屋裡竟發起火，你道為何？牛氏掛了一牀夏布帳，這一夜就帳中吸烟，把件小衫丟在烟燈旁，邊昏昏沈沈，竟自睡着。此時天燥，一引就着。夏布帳頂榻紙門，烘騰騰燒起來了。牛氏李裁縫夢魂顛倒，身上著火，不燒得，奪門正出，倒向後壁去尋門路，到得街坊來救，只救出秋痕跛脚。秋痕跛脚亦只搶得一尊觀音小龕，一軸癡珠小照，其餘都歸毒燄。就玉環也隨著兩人化做冷灰。管士寬當下接秋痕主婢到了自己店中。次日，秋痕替三人尋出骨殖，買地掩埋，想著自己命苦，又痛他三

士寬難得
想一
想二
想三
此謂安身
法亦理之
所有氣相
感也
想四
織除蟬蛻
想五
入夢
魂今歸來
鬼而有知
惜乎晚矣

只是笑妙
○解鈴須
債繫鈴人
仍是不語
妙
哈哈大笑

想六
想七
想八
想九
想十
想十一
想十二
想十三
想十四
想十五
想十六
想十七
想十八
想十九
想二十
想二十一
想二十二
想二十三
想二十四
想二十五
想二十六
想二十七
想二十八
想二十九
想三十
想三十一
想三十二
想三十三
想三十四
想三十五
想三十六
想三十七
想三十八
想三十九
想四十
想四十一
想四十二
想四十三
想四十四
想四十五
想四十六
想四十七
想四十八
想四十九
想五十
想五十一
想五十二
想五十三
想五十四
想五十五
想五十六
想五十七
想五十八
想五十九
想六十
想六十一
想六十二
想六十三
想六十四
想六十五
想六十六
想六十七
想六十八
想六十九
想七十
想七十一
想七十二
想七十三
想七十四
想七十五
想七十六
想七十七
想七十八
想七十九
想八十
想八十一
想八十二
想八十三
想八十四
想八十五
想八十六
想八十七
想八十八
想八十九
想九十
想九十一
想九十二
想九十三
想九十四
想九十五
想九十六
想九十七
想九十八
想九十九
想一百

個人枉自辛苦一場就也大哭數次二十四早士寬顧了一輛轎車給秋痕跛脚坐了自己顧
個騾子隨步一路小心看視秋痕心上感激他也敬重他想到他領我找癡珠去只癡珠的病
不曉得好了沒有又想到癡珠倘好了回南我如今是孤身一人投在何處沒得法要向荷生
采秋討些盤纏我徑到南邊找他去又想到我命就這樣苦受得大半年罪這回又跑了空譬
如癡珠與我真個無緣那兩個老東西就不該燒死咳早曉得有此機會也不該將身子糟蹋
到這田地秋痕這般一想飯也飽餐睡也安穩以此路上幸苦身邊空乏全不復覺到了二十
八這日秋痕車中心驚肉跳坐卧不安二十九日又好了是晚宿黃門驛屈指初二便抵并州
又想到癡珠平素要做衣服給我如今是一下車便要他替我打扮一身本來醜醜醜醜得來
東西除個乾淨也好又想到說起也怪二十一夜我穿的是件茶色的縐夾衫怎的冒火起來
却是癡珠給我的小看肩合著眼迷迷離離的想忽見癡珠笑吟吟的穿着一身的新棉綢個
短衫褲站在牀前秋痕趕著坐起拉手說道你曉得我回來癡珠不應秋痕審視一回見癡
珠脚上也沒穿襪一言不發只向襟前解個小口袋秋痕道你坐下我替你解罷癡珠坐下秋
痕一面替他解口袋一面說道你怎的又不說話你從那裡來竟不穿襪不冷了脚癡珠只是
笑秋痕早把口袋解下檢裡頭紙包原自是己一絡青絲兩個指甲秋痕悽然淚笑道你就長
帶在身邊癡珠仍是不語秋痕淚珠紛墜說道你不好也是不說話好也是不說話實在教人
難受癡珠盤上脚哈哈大笑秋痕一手抹淚一手摸著癡珠的脚是冰冷的說道何苦呢你看
雙脚冰冷得很轉身想將夾被替癡珠蓋上猛回頭却不見了睜眼看時只有一燈如豆跛脚

鼻息如雷起來坐著將夢凝思一回也摸不著是吉是凶見跛脚枕頭推在一邊仰著面閉著
口鼻孔朝天也不理他別亮了燈聽得院子裏秋虫亂叫一陣風吹得怪刺刺的響吃兩袋水
烟重復睡下合著眼便見癡珠撐開時又不見了心上十分憂疑反來復去想道敢莫癡珠有
甚意外之虞我去時他原吐血如今四個月了想到此便把日來高興的念頭一時冰冷背淚
珠珠下滴一會又自解道我夢見他都不像病人氣色大約是好了又想到我和他受了一年
苦楚自然是苦盡甘來想來想去晨雞早唱燈也沒油昏昏欲滅聽得跛脚嗚嗚語語好像兩
口子說話一會大聲道這樣講韋老爺是成仙了停一會又說道姑娘原也可怜以後又駁聲
大振秋痕便叫了幾聲推了幾下跛脚繞醒過來問道做什麼秋痕道你做什麼夢說起韋老
爺又說起我跛脚方揉揉眼坐起道我沒有夢見韋老爺也沒有夢見姑娘我却夢見玉環向
我要錢呢秋痕就不言語此時天也發亮大家起身收拾上車這日秋痕在車內昏昏沈沈的
睡了一天好像是和癡珠住在秋華堂光景醒來却一些兒也記不清楚是夜宿石坪驛初二
日走三十里地就進城了徑到士寬家下車士寬教姪兒找那姓顧的要秋心院鑰匙自己便
來秋華堂報信不想剛到柳溪逢著李福穿件白袍跟踉前走士寬搶上數步趕著叫李福猛
回頭見是士寬慘然道你回來麼姑娘呢士寬道姑娘也來了李福道咳爺不在了士寬驚道
怎的士福道爺是前日已死你和姑娘什麼時候到却不給爺知道士寬此時氣得發昏半晌
纔能說道姑娘方纔下車還在我家就叫我給老爺信如今老爺沒了怎好呢李福道事到這
樣真個沒法於是士寬垂頭喪氣跟李福向秋華堂來沒到秋華堂早望見大門上長幡士寬

帶叙子善
一筆一哭
心印早見
及此
年子信數
言之整整
叙秋痕一
邊○秋痕
尚在夢中

且慢傷心
痛未定也
若語酸心
不可聞
忍耐不住
此刻真是
比秋痕一
人秋痕一
個結局無
痛

沈痛
一層
二層
三層
四層
五層○此
五層在秋
心院平日
都無可怕
總為一間
空屋望影
關聲刺心
林目耳○
月痕

秋痕不哭
便也是要
大解脫了
此真見鬼
矣而跛脚
以秋痕
則直秋痕
視之再直
跟到梅
樹下再

大哭道：我只怕遲了老命已經回南，再不料有此慘變。門上大家都迎下來探問信息。這日子善纔出差回來，也在秋華堂幫忙。子善的跟班趕着去回，一時子善心印贊甫雨農都走出月亮門，見士寬只穿件小衫，脚下還是草鞋，跪在台階前，向癡珠的靈前號啕大哭，禿頭也哭得悽惶。大家見此光景，都為酸鼻。一會勸住了士寬，哀哀的訴子善嘆道：緣法一盡，就是九牛之力也難挽回。心印洒淚道：凡事是有安排的，定數贊甫道：秋痕得了這信，可不知要怎樣呢？子善道：我就同士寬去看。且說秋痕在士寬家歇息一會，料知珠聞信一定趕來，恰好士寬姪兒找着歸班，開了秋心院大門。秋痕便過這邊，略同歸班說些家難歸班，啾啾不休。秋痕就不大理他，歸班沒趣，自己去探訪狗頭信息。當下秋痕趕着和跛脚拂拭了幾榻塵土，洗士寬姪兒幫着打掃，見空宅荒涼，又經人住過，家伙位置都不像從前，也有給人搬去的。秋痕此時雖不暇問，只痛定思痛，愈覺傷心。又想自己空無所有，或者今夜就到秋華堂去，正在盼望，忽見士寬和穆升來了。說道：老爺病着，秋痕正要問話。子善進來，秋痕趕忙迎坐，背淚盈盈，問着癡珠的病。子善嘆道：病是不好，只你初到，歇一歇再和你說。秋痕哭道：到底怎樣？我吃盡千辛萬苦，都是為你，你說罷。子善道：這兩天却也不妨，你如今只騰下一身怎好的？就分付跟班和穆升道：你看姑娘屋裡應用什麼，都向公館取來。秋痕道：這却不必，我就到秋華堂看癡珠去。一面說，一面向穆升道：勞你替我叫一輛車，穆升答應。子善止住道：此刻已是五下多鐘，你要去，且等明天。秋痕道：子善你怎說你想癡珠聽我到了，不曉怎樣著急想見我呢？子善再三勸止，秋痕那裏肯聽？士寬是個莽撞的人，禁不住說道：老爺早是子善忙行，叫他去。秋痕見此光景，知

道不好，呆呆的瞧着子善，半晌跳起說道：我千辛萬苦，止說這一句，就急氣攻心，昏暈倒了。跛脚大哭，子善幫着叫停了一停。秋痕轉過氣來，大哭一陣，握著兩拳，將心胸亂打。大家攔住，就向板牀歪下。子善連連勸慰，總不答應。不一會，子善的跟班和穆升搬取鋪蓋器皿也來了。差不多天就黑了，秋痕纔坐起，向子善道：你請回罷，承你照拂，我來世做大馬報你。說畢，重復躺下。子善只得分付跛脚好好照料，就帶跟班回家。穆升怕家裡有事，早就走了。士寬被子善叫他出去，心中很不自在，領着姪兒回家歇息。一間空屋，只騰下秋痕跛脚兩人，只聽得梧桐樹上，那幾個昏鴉呀呀的叫個不住。又有一個烏鳥，在秋心院屋上，鼓吻弄舌，叫得跛脚毛髮森豎。時已新秋天氣，晝熱夜涼，跛脚身上只一件汗衫，十分發冷，肚又餓，瞧着秋痕就如死人一般，合著眼一言不發。猛聽得有人打門，跛脚答應，步下階來，見新月模糊，西風蕭蕭，滿院裡梧葉捲得簌簌有聲。走到月亮門外，不防廊下闌干有個烏溜溜的大貓跳將下來，把跛脚一唬，哎呀一聲，栽倒在地。那黑貓一溜煙走了。跛脚戰兢兢的爬起來，開門，原來是士寬和他姪兒送來四碟小菜，四碗麪，四個餛飩，和那油燭盤香。跛脚這回不怕了，便來告秋痕。秋痕坐起，請士寬坐下，說道：枉費了你大半年的氣力，曉得這樣，倒不如那一晚也燒死了，豈不是好？士寬粗人，又吃了酒，含含糊糊說了幾句。他的姪兒點上燈，就都走了。開門出來，恰好禿頭帶了打雞，送來簾幕飯菜及點心等件。秋痕見了禿頭，也是不哭，只問癡珠臨死光景。禿頭揮淚告訴一遍。秋痕長嘆禿頭勸秋痕用些飯菜，秋痕一點不用。跛脚恰飽吃一頓，時已有二更天。禿頭也走了。跛脚擎著燭台，送了禿頭，關門進來，剛到二門梧桐樹下，瞥見屋上有個婦人，和秋痕

而沒知其
為鬼始通
身發抖然
則見鬼如
未之見鬼
無如我何

此與上回
俱寫游魂
而一從正
面寫一從
旁面寫秋
痕魂來脚
脚魂返矣

秋痕善哭
却不是淚
泉司
含糊得妙

花痕○魂
斷維經

此番秋痕
却真有把
握矣
一場大哭
公論
天下事原
在可解不
可解之圍
大書特書
○二十年
孽債
慷慨一何
悲

此回上拔
結末痴珠
却以荷生
撒防發端
隱隱引起
下數回文
字來
至情至理
加倍沈痛
○宗旨
是米秋執
語○沈著
○花痕

差不多高。走入月亮門。跛脚只道是秋痕出來。也不驚疑。還說道：「娘你也不點個亮。到得月亮門見那女人已上台階。不入屋裏。却由東邊灣去後院。又說道：「娘緩一步。我照你走。却不見。答應直跟到梅花樹畔。冉冉而沒。不覺唬得通身發抖。跑入屋裏。秋痕還歪在牀上。不動分毫。跛脚回想起來。十分害怕。又不敢告訴。隨說道：「娘你自清早起身。至今不曾吃點東西。喝些湯好麼？」秋痕不應。跛脚停一停。又說道：「你要躺起來一坐。給我鋪下褥子。你也好躺。」秋痕道：「你鋪在西屋自睡。我就這樣躺。」跛脚没法。只得伴著秋痕呆坐。坐到三更多天。十分疲倦。歪在一邊。恍惚惚的。覺自己走到一個地方。靜悄悄的。只見對面一對宮妝女子。手持幡蓋。引著他娘。和個帶劍的女子。緩步而來。來到跟前。轉西去了。心上想道：「娘同這女子去那裡哩？」趕著跟來。却又不見。遙望過去。前面有個廟。出出進進。都是戲臺上打扮的人。只沒有塗臉的。想道：「這廟裡敢莫有戲。就跟著人進去。見寶殿。魏我。是個極大的。所在月臺上香烟成字。寶蓋蟠雲。有許多穿戲衣的人。也有男的。也有女的。都是少年美貌。男的便有老有少。看了一會。不像是戲。又不像是佛殿。正要想走。只聽得兩邊鼓樂起來。說是冤海司來了。有一個穿戲衣的男人。照見跛脚。立地擡出。跛脚唬得打戰。只見許多艷服女子。引一座金鑿輝煌的車。坐著一個纓絡垂肩的人。遠遠的看。却不曉得是誰。忽見又有個穿戲衣的人。唱道：「你什麼人。怎跑來這個地方閒逛。」惡狠狠的。一鞭。跛脚哎呀一聲。原來是夢。睜眼一看。日已上窗。却不見秋痕。跛脚只道起來。前屋後屋。找了一遍。只見秋痕高掛在梅花樹上。跛脚唬得喊救。兩手抱著過大哭。士寬隔牆聽得。跛脚哭道：「知道秋痕不好。趕著過來。跛脚一面開門。一面哭道：「娘吊死了。士寬和他

姪兒進來。忙行解下。見手足冰冷。知不中用。便赴子善公館告知。到了七下鐘。秋華堂和柳巷的人。通知道了。瑤華奔來看視。大哭一場。街坊的人。個個贊嘆。都說難得。子善主意從厚殮殮。不用說了。看官須知。秋痕原拌一死。然必使之焦土無立錫之地。而後華鬢歸切利之天。這也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秋痕係戊午年七月初三日寅時。縊死。年二十歲。例斯人於死節。心固難安。報知己而投環。目所共睹。遭逢不偶。啣大恨於三生。視死如歸。了相思於一霎。留芳眉史。歌萬借孔雀之詞。證果情天。文梓起鴛鴦之塚。正是：此翼雙飛。傾伽並命。生既堪憐。死尤可敬。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傳秋痕之死。寫癡珠之死。筆筆解脫。一涉留戀。便世所謂輕於鴻毛也。寫秋痕之死。筆筆斬截。一涉強勉。亦世所謂輕於鴻毛也。前頭無限嗚咽之文。苦雨淒風。令人不忍卒讀。不料寫至此處。轉成瓊樓玉宇。一片光明。化鬼趣為仙緣。消陰霾以白日。奇葩倏墜。依然連理之枝。玉質長埋。仍是婆娑之樹。所望讀書者之巨眼。印證作書者之苦心。而已。上折可以警貪。下折可以起懦。

第四十五回 竹竿嶺舊侶哭秋墳

樞陽縣佳人降巨寇

話說荷生自楊柳青撒防。到了青萍驛。接見太原各官。驚知癡珠秋痕先後去世。大為惘然。是夜就枕上撰一付輓聯。是

萬里隔鄉關。望一片白雲。問魂兮幾時歸也。
雙棲成泡影。賸兩行紅淚。傷心者何以哭之。

是荷生觀語。起妙。花痕。二。補敘。於上。詩。錄。如。此。回。味。留。此。蠟。叙。是。為。補。叙。取。徑。與。四。十。一。恨。同。寫。別。

正大光明

痛心之語

帶叙子秀

叙則異室

死則同穴

竹竿嶺

大書特書

禿頭自是

個善人

結池蕭二

結秋華堂

結西院

結秋心院

次日進城。唱起凱歌。打起得勝鼓。鬧得一城人觀看。熱烘烘的擁擠到了行館。采秋迎出井門。仙館小別三閱月。兩人相見。欣喜之情。自不用說。只接續見客。直到二更天。甫能退入內寢。細談說起癡珠秋痕兩人。十分傷感。采秋便將輓秋痕的聯句。述給荷生聽。念道：有限光陰了。噩夢。不情風雨虐梨花。荷生道：好我的聯。是這十六字。癡夢醒時秋深小院。劫花墮處春隔天涯。

采秋也道：超脫之至。荷生隨把輓癡珠的句。也念給采秋聽。次早一起寫好。分頭張挂去了。下午親往秋華堂。排上一臺祭品。換了素服。哭奠一番。就同子善大家到西院流覽一番。琴在人亡。十分惆悵。見焦桐室貼的詩箋。有五月下浣。重過秋心院。感賦七律二首。因念道：

沈沈綺閣幌雙垂。頻卜歸期未有期。杯影蛇弓魔入幻。帷燈匣劍鬼生疑。博沙蹤跡含沙射。銷骨纜言刺骨悲。昨夜落梅風信急。紙窗策策益凄其。

眉峰離恨鎖層層。欲斷情絲總未能。不恤人言誰則敢。可怜薄倖我何曾。半生豪氣銷雙鬢。九死癡魂旁一燈。碧落黃泉皆誑語。殘更有夢轉堪憑。

念畢。正向子善說話。只見索安回道：汾神廟主持心印求見。說有章老爺遺囑。面回。荷生道：甚好。我正要去。就同子善迎了出來。心印行禮。荷生拉位。叙些契濶。又謝他經理癡珠喪事。心印酒淚道：貧僧二十年心交。聚首天涯。竟為他辦了這等事。說來就可傷心。荷生聽了。皆淚欲滴。心印便將癡珠遺囑說了一遍。荷生向子善道：這事自是後死者之責。但我簡牘紛紜。心也粗了。學問。我又不如他。怎能替他纂輯起來。只好暫藏在我那裡。至詩文集。儘管付梓罷。子善

躬身道：是荷生又坐了一會。走了。次日荷生因禿頭求差健弁。齎著癡珠遺札。回南遂作一緘。寄給護如。也交差弁帶去。此時子秀回省。銷差。接着余徽如緝捕益鳥差務。也完竣到省。大家商議道：南邊道路不通。秋華堂又不便久停靈柩。不如就葬并州。附以秋痕完了他生時心願。回明荷生。荷生道：歸葬為仁。隨葬為達。况時事多虞。葬了也完我們一件心事。大家道：是嗣後心印池蕭。看准南門外竹竿嶺一區墳地。就在夫妻廟後。於是擇了九月初二未時。將癡珠秋痕兩柩安葬。就嶺下善人村。買一百畝田地。五十畝菜園。一所房屋。將跛脚配給禿頭。便令搬往守墓。穆升林喜李福三人。荷生都收作跟班。就替南雨農。也延入文案處。秋華堂仍做遊宴公所。汾神廟西院。自從癡珠死後。都說有鬼。沒人敢住。後來是章小妹搬入作寓。纔把謠言歇了。秋心院也紛傳有鬼。後來是一邵姓。買為別業。這便是癡珠秋痕二人結局。一日。采秋和瑶華商量上坟。這日林喜李福。到夫妻廟伺候。采秋瑶華素服。只帶了穆升紅豆秋英。由甬道坐小轎出城。穆升騎馬先走。紅豆秋英坐一輛車。跟轎而行。到了城外。采秋瑶華紅豆秋英。一起換了馬路上歇一歇。便望見竹竿嶺夫妻廟。林喜李福迎出。兩人下馬。進得門來。破廟荒涼。草深一尺。見一羣的羊。在那裡吃草。頽垣敗井。廊廡傾欹。進了前殿。尚自潔淨。也排有兩三張破的木几。靠牆一張三脚的桌。這是林喜先到。教看廟預備的。廊下自有行厨。供給穆升捧上兩碗茶來。紅豆秋英。跟著采秋瑶華。看了塑像。和那壁間畫像。殘碑。說道：去年八月十五。癡珠秋痕不到這裡。祭奠。不想今年。我和你來祭他。瑶華也覺黯然欲絕。兩人唱了茶。進到後殿。見西邊坍了一角。風搖樹動。葉落成堆。淒涼已極。又聞得遠遠有人哭聲。紅豆秋英。站在倒牆土

文情高曠
○荒山秋
色莽蒼蒼
蒼况復新
攻在野
哭驚心真
令人難受
也○秋

墓碑無秋
痕得體
結清碧桃
却落異常
靈使第
○送承第
十回叙入

帶叙時事
○佳入
○佳入
○佳入

開無主不
愛深紅愛
淺紅
道人一層

公子一層
花痕
少年游騎
一層○有

此三層
引得出巨
魁未

借以勸孝
全書宗旨
出以勸孝
肇受履歷
巨冠
樞陽縣
琳串合姚會

接入佳人
降巨冠

宗旨○正
論篤論忘
本之人思
眼目

堆上見牆外槐樹下拴一匹黑騾一人看守李福認是汾神廟的人問道你來做什麼那人道
我跟師父來上坟采秋向李福道韋老爺的坟在廟後那裡穆升道只在牆外西邊這裡去不
上一箭地瑶華道這般近我們打這裡步行去罷采秋道甚好便攜著瑶華的手步上土坡穆
升前引二人憑高遠眺見平原地遠曠野天低覺得眼界一空到得下來便是廟外疎林黃葉
荒徑寒蕪蕭條滿目早令人悲從中來轉向西遠遠的望見三尺孤坟坟前點著香燭一個穿
袈裟和尚正在膜拜禿頭燒紙哀哀的哭林喜跟著祭品的担也將到墓下采秋道等和尚走
了我們祭罷穆升道他們現已哭過想是知道我們上來匆匆要去槐樹下的騾不牽向前歷
只見禿頭和林喜說了幾句話和尚點點頭繞向東邊而去紅豆秋英便攜著米秋瑶華到了
墳上見墓碑題的是東越孝廉癡珠韋公之墓林喜早排好祭筵采秋洒淚上香拜了一拜瑶
華也洒淚行了禮紅豆澆酒秋英執壺林喜穆升焚紙事畢四人以次磕了頭只李福在夫妻
廟中照料不曾跟來禿頭儘著哭采秋瑶華十分傷感俱站不住那烏騾和瑶華的馬都扯在
墓前伺候就不再道夫妻廟只勸諭禿頭數語上馬走了這且按下待小子表出潘碧桃一番
好結果來碧桃自與錢同秀撒賴以後并州是站不住他媽便將碧桃走了絳州又走了澤州
走了清化走了汴梁汴梁自古佳麗之地近來黃河遷徙不常又新遭兵燹中州光景就也不
可再問但是樊樓之燈火成墟飯甑之琵琶還夥碧桃聞人既多又戒了烟容華遂愈煥發迷
香洞裡居然座客常滿一日來個道人授以操縱吐納摩訶頓挫之訣臨行說道你過此便當
發跡只這道人去後無論舊寵新權相對總是味如嚼蠟後來殘片領個豪華公子到門這碧

桃放出手段百般討好那公子見得碧桃千嬌百媚就也十分怜愛不想晚間兩口鬪了一陣
一個是渺乎其小一個是廓其有容還是碧桃泥他唱個後庭花到了天明竟自走了數月門
庭寂然母女十分站不住聽說樊城熱鬧現在賊退遂帶了猴兒徑行上路這日離樊城不上
十里日早落了對面忽來一隊游騎車夫望風而遁當頭一個少年望著碧桃便跳下馬搶了
飛鞭而去沒有三里多路天快黑了投一小小鄉村碧桃高叫救命村中的人沒個來理這少
年向一家門首停住裡邊有個婦人黃瘦的臉兒手拈盞燈將碧桃扶下碧桃跳腳喊哭那婦
人笑道哭也無益喊也枉然這少年也說道娘子安靜我們不是食人老虎碧桃道你還我的
媽我便跟你那小年道這是容易的事馬上就到碧桃見他没甚歹意就停住哭與女人見禮
那少年已將他媽帶來見面碧桃大喜看官你道這隊游騎又是那一般賊哩原來淮北一帶
城池近為員逆頭目呂肇受竊路這肇受原是樞楊縣著名劇盜却極孝順縣官破案一拘他
娘便自投到後來積案多了幾斃杖下幸站木籠有個官善於風鑑見他臉有紅光便放了令
去投軍不想肇受投賊受了偽職踞了樞陽擁有淮北千餘里益利與河南捻首姚蒼琳結為
兄弟以此餉足兵多勢強援眾只是生平有個缺憾是個驢形自做賊以來不知糟躓了整千
整萬婦女却不曾了一回帳以此四布游騎到處擄掠這少年擄得碧桃獻了肇受肇受見面
也不甚為奇這日酒後叫來服侍不料碧桃竟禁得起春風一度而且曲盡媚嫵之態這是肇
受不曾嘗的滋味當下樂得心花怒放告了他娘擇日成親賞了少年一百兩金差人迎了碧
桃的媽連猴兒也得了好趣看官你道人生無論什麼人肯從根本上著點精神再沒有不好

碧桃權略
勝於宣嬌
十倍

點清降字
令雋

呢。碧桃那般淫賤。終始與他媽相依為命。肇受那般榮華。也是始終與他娘相依為命。他娘這會見個粉妝玉琢的媳婦來了。喜懼之至。這碧桃就珠圍翠繞。做起夫人。看官。你道是好結果。不是。尤可喜者。一夕枕上。兩人各訴衷曲。碧桃說道。你如今富貴極了。只是依人。自來是沒結果。呢。你怎不反。正將准北益利。獻與朝廷。必有一番獎厲。然後請率所部討賊。就這千餘里地。徵稅課。做我糧餉。金陵守得住。我且霸住一方。金陵守不住。我便是做個陶朱翁。你道好不好。呢。說得肇受一踏跌跳起。拍掌道。上策上策。娘子軍。我先要投降了。次日。肇受果然託記室。做個降書。又遣人私送北帥許多財物。後來奉到諭旨。著授准北提督。改名蓋忠。碧桃竟自得了。一品夫人的誥命。正是。羽鍛鳳凰。語通吉了。腐草為螢。道在屎尿。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上半折。叙述癡珠秋痕身後情事。為全書一小結束。下半折。遙承第十回。以碧桃起波。引起下六回文字。亦乘上起下。必不可少之文。筆意與前叙員逆。後叙蕭朱。配搭勻整。文境却極變化。此為結構。嗟夫。淫如碧桃。很如肇受。僅僅明發有懷。便可化辱為榮。轉禍為福。後來携美人以航海。跡隱陶朱。奉老母以終身。名高介子。癡珠縱歷百劫。有此造化。乎。高歌有鬼。徒為溝壑之填。食字無靈。莫慰門閭之望。是真普天丈人。當為一大慟者也。作者意匠經營。尚有在筆墨外者。善讀者試掩卷思之。

第四十六回

求直言梅翰林應詔

復潯郡歐節度策勳

話說這年秋間。長星見在西北方。光有數十丈。直射東南。逆賊四眼狗。勢大猖獗。看官。你道這

遠應第六
回二十四
近接四
四回叙入

應上回
虛接
却入上折
求直言
全書宗旨

徑自遞了
妙
小岑官名
應詔
天之方
無然世
聽聞文
如春在
舌妙翻
胸有成
竹

痛切

筆筆用反
詰法自令

四眼狗是誰。原來便是秋心院的班長李狗頭。當時癡珠說他會做强盜。人都不信。不想他却真做悍賊。他自正定括了牛氏箱籠。便與他結盟的幾個兄弟。跑到准北。適值金陵屠殺之後。員逆委任榮合榮法。主持號令。出榜招賢。狗頭黃緣獻策。破了烏衣官軍。又破了防守七年之六合三河大捷之義師。員逆大喜。以為奇才。將准北悉歸管轄。其實懷遠一帶。呂肇受早反正了。狗頭領著數萬人馬。只飄泊太湖。來往潛山。當下朝廷為著東南糜爛。天象告警。詔中外文武及軍民人等。直言事務。這梅歐兩個。晉京得著了試差。小岑却轉個御史。想起癡珠臨行送的序文。是教他勘破了七品官。將天下所有積弊。和盤託出。做個轟轟烈烈的男子。也就鼓動小岑胸中。幾多塊壘。幾多熱血。只是乘不出機會。這會言路大開。他又得了御史。便悄悄做起一摺。不但不與劍秋商量。便是丹量也不知道。徑自遞了。略云。

臣梅山奏為應詔直陳。仰祈聖鑒事。臣聞古三公。有因水旱策免。有不待策免而自行引退者。何況天象示警於上。人事糾迂於下。而內閣大臣。猶循常襲。故旅進旅退。於唯唯諾諾之間。清夜捫心。其能自慰乎。夫用人行政。其將用未用。將行未行之際。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天顏咫尺。呼吸可通。惟有內閣而已。身居密邇之地。苟懷緘默之風。則宰相亦何常之有。一切凡人。皆可為之。又何藉夢卜以求也。東南軍務。稽今二十有餘年矣。民生顛沛。國帑空虛。盡人能言。其實盡人不敢言。其所以然之故。臣私自憤懣。急欲明目張胆。為我皇上陳之。封疆壞於各道節度。各道節度。非有唐末之橫也。而平居泄沓。臨事張皇。有喪師者。有辱國者。有聞風先遁者。有激變內潰者。有奉能文燦為祖師。而以撫誤事者。有蹈

此輩捫心 只就廝養 以耳目備 知人換豈不 如抽絲剝 刺入 琳滿扇快 言者無非 肅括宏深

點眼 颺開

癡珠不能 參透此旨 應上回亦 補筆也 癡珠經 學術

痴珠初心 劍秋能不 以此為帳 中秘本耶 截斷開話 全書善用 此章回應 第二回亦 補筆也 借二人叙 出明經畧 入閣荷生 守護師印 漢陽府印 也是情理

此自正論 相形有致 意在言外 何故捨人 婦女 高與得妙 碧桃亦一 采秋矣 筆受本色

楊嗣昌之覆轍而以鄰為壑者有擁兵自重而游奕以避賊鋒糜餉自娛而高居以養賊勢者凡此種種純繆內閣豈不知之有遇事嚴恭以重封疆者乎自倭逆內犯勾結水陸劇盜以及回疆西藏朝廷命將出師不惜捐萬萬帑金為民除害德洋恩普該將帥宜何如努力戎行乃老成凋謝既無繼起之才結習相沿動有債軍之將往者金陵淪陷設南北二帥北帥逍遙河上南帥負嵎鍾山轉瞬數年終於覆沒為宵旰憂方其未敗錦衣玉食倡優歌舞其廝養賤紈綺吸洋烟莫不有桑中之喜志溺氣惰賊氛一動如以菌受斧害於而家凶於而國覆轍相尋曾不知戒內閣耳目猶人有先機議處以肅戎行者乎封疆如此戎行如此此何時哉此何勢哉該大臣等相顧不發一策事事仰勞神算已屬全無心肝乃猶徇情掩飾淆亂是非致令物議沸騰或曰受賄容奸或曰潛蹤通賊聖明之世臣不敢謂然第念該大臣世受國恩身膺隆遇何以坐視時艱悍然於天人之交迎曾無所動於中也今日之事必先激濁揚清如醫治疾扶正氣始可禦外邪伏惟聖鑒俯納芻蕘持伸乾斷則民生自復國計自紓臣不勝感激之至謹奏

次日內閣傳旨御史梅山忠誠可嘉著賞人參兩觔原摺該大臣閱之各明白回奏小岑謝恩下來滿朝公卿無不改容當下回寓劍秋已早來了接著笑道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小岑也笑道這是癡珠抬舉我得了兩觔人參隨即坐下談了朝中事情劍秋便道癡珠議論多是行不去呢就如這摺議論也是乘此機會纔用得著小岑嘆道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磁基不如待時自古是這般呢劍秋道前兩天荷生寄來癡珠詩文集副本詩倒罷了那文集中議論

都駭人聽聞得很我略瞧兩篇擬疏一是請裁汰一曰汰大員而增設州縣一曰汰士子而慎重師儒一曰裁營伍而力行屯政一曰裁胥吏而參用士人一是請廢罷二曰罷邊防而仍設土師一曰罷厘金而大開海禁一曰廢金銀而更造官錢一曰廢科舉而責成薦主一篇都有數萬字讀之令我小儒舌撓小岑道行原是不去呢只這議論都是認真擔當天下事的文字人存政舉便是易易你道他迂濶麼就如他說用兵大略是先和倭夷聽其自生自滅再清內寇上保蜀下復武漢做個南北樞紐然後從上游分路勦辦水陸並進力扼賊吭你道是不呢呢現在什麼人能了此一局呢秋劍道這一付議論我也聽他說過荷生護如都將此做個帳中秘本其實一個人是做不來呢小岑笑道天下事那裡有一個人辦得出呢起樞樞牛掛席集眾正待說下門上報有客來你道是什麼客呢原來就是謝小林鄭仲池前個月小林以御史放了淮海道仲池以理少放了淮北節度兩個俱因地方殘破無處張羅不能出京這日從內城出來得個明經略入閣的信以此同訪小岑到得靠晚見過上諭是首輔予告朝廷以西北肅清詔經略入閣所有未料事件著交韓義守護帥印辦理到得第三日內閣傳旨湖北漢陽府著梅山補受小岑叫苦連天丹量便埋怨他上得好摺如今得了這個去處上不著村下不著店又是不能不走的倒是劍秋替他張羅出京說是朝廷因你肯說話纔叫你一麾出守不久就有好處勸他走了却說仲池節度淮北與肇受却是同官肇受此刻擁了淮海千餘里錢糧鹽課奉詔討賊自廬江以至和含連營百餘里旌旗耀日人馬堆雲仲池主僕負負依個破廟一日提督府兵丁搶人婦女土團不依鬧起事來幕中朋友說須地方官彈壓肇受便

好整以暇
說得陡然
駭人心目
歸結筆受
碧桃眼目

略叙仲池
汪重狗頭
本為下回
撒開淮北
仍叙小岑
折起下半
上折餘波
恰好逗入
明經畧此
條全書關
運出李謖
如為下回
張本此亦
全書關鍵
用筆矯捷
精鑿

概當以慷
不脫荷主
○明帶荷
生暗滅焉
珠入鶴仙
小岑連路
有略湖南
北時勢
風聲草木
振米欲飛

四人合傳
筆力清挺
應三十二
回搏腕一

補叙

注重與珠
一筆與上
折勾稱
拍合

往拜仲池。仲池飭該管官兩邊和解。就也前往回拜。這肇受高興。開起夜宴。於是萬炬齊明。百花香出。雨護世城中之美。騰舞廣寒宮內之羽衣。酒行數巡。夫人出見。珠光側聚。佩響流葩。肇受却小袖禿襟。笑向仲池道。我不慣穿大衣。仲池一面招呼夫人。一面說道。我們兄弟儘可脫略形迹。肇受就指左邊一座教夫人坐下。向仲池說道。他文雅。不比我國莽武夫。替他奉陪。我就在這炕上燒烟罷。于者弁者環者。流目於燈光烟氣之中。歌人舞人。摩肩於豐酒繁肴之地。仲池起辭再三。無奈肇受夫婦禮意殷勤。遲至一下鐘。才得散席。臨行。肇受取個沈沈的包裹。納入仲池袖裡。笑吟吟的道。聊以誌別。仲池不解。無可答應。只得收了。抵寓檢開包裹。燦燦金條。次日天明。忽報提督挂印走了。所有百餘座壁壘。俱是空營。原來肇受軍令。俱是暗號。那日黃昏。這多兵俱已陸續登舟。席散後。肇受碧桃。各奉老母。就也出城。萬帆競挂。說是向海門而去。如許重累。竟一夕拔宅。奇不奇呢。這裡仲池詫異一番。將提督的印。暫行護理。方招募鄉勇。聯絡土團。想為自強之計。不想諸事辦未得手。狗頭却來了。空空一城。如何可守。聽說寶山營兵強馬壯。便向寶山投奔。坐此淮北千餘里。竟為狗頭竊踞。再說小岑。那一摺利害。不過參倒了幾個大老。正法了幾個節度。這是小岑想不出呢。為着小岑奏准。大家依嘴學舌。都說起話來。便轉為不清。還是明經略到京。慢慢的回轉聖意。自得歸結。救活了多少人。只日日接見朝士。延攬人才。總不得個擔當全局的人。實在十分煩惱。一日想起李謖。恰好出了肇受提督的缺。便竭力保薦。得了諭旨。過了數日。門上遞了一封書。拆閱是侍講歐冶言事的書。約有一千餘字。大意是說。那楚北淮南形勢。及扼賊要害之處。又說封疆大吏。推委素不知兵。這是無

志者藉口之辭。試問各道節度。共帶樞部之銜。且有標兵之掌。如何說得不知兵。請以各道軍務。俱歸各道節度提督。勿庸另派大臣。又說是今天下雖多事。然誠得志節。磊落落。通知古今之人。分布中外要路。一以滅盜賊。安元元為念。功效未必不可漸致。大喜道。這等議論。與荷生一般。通達。可以大用。次日便呈御覽。奉旨召見。劍秋口才本是好的。是日奏對。洋洋洒洒。大稱聖旨。就放個岳鄂節度。陞辭這日。保了。小岑與游鶴仙。不數日。鶴仙放了楚北提督。小岑擢了荆宜觀察。此時楚南完固。雖費慶武岡。均有賊蹤。安化益揚。均當堵剿。而大局是個安靜。楚北武昌。失守三次。漢陽失守四次。自荆宜以下。千餘里瓦礫之場。賊尚盤踞。以為出入孔道。可憐小岑。擊了丹壘。轟放樊城。無可著手。後來擢了荆宜道。繕造起戰船。招些水勇。值著劍秋也到。帶得宣府精兵二千。駐紮荊州。會合小岑募的水勇一千。及游鶴仙帶來太原精銳三千。共成六千人。擇日出師。高屋建瓴。挂帆東下。剋了石首。又剋嘉魚。直薄武昌城下。城賊負隅自固。劍秋撥一枝兵力。扼安陸德安。援賊小岑水師。復了漢口鎮。漢陽賊便也不敢離城半步。於是城賊定定。再說小岑。近日收個小年。姓包名起。這包起是個賣甘蔗為生的。劍秋也收個少年。姓黃名如心。這如心是個割馬草出身的。兩人俱生得面如滿月。目如流星。驍健多力。包起緣戀個婦人。因此投了小岑。充個親兵。如心也戀個女人。替他養馬。一日雪裡割草。劍秋瞧見他單衣來去。揮汗如雨。大相詫異。後又見他駕馭生馬。矯捷異常。就提拔他充個親兵。那包起如心戀的女人。你道是誰。原來就是那年秋華堂搬馬解的柳青胭脂。他姑嫂二人。由太原走了大同。宣化。便自直隸轉到河南。小住樊城。柳青却結識了包起。胭脂也就結識了如心。這兩對少年

身輕一鳥過搶急萬
武昌收復
此實中主
漢陽收復
與會淋漓
大士夫胸
次固當如
是

有志事竟成
可見事之
不成皆無
志也

天上下將
軍寫得有
聲有色

夾叙一段
此回巧計
與二十二
回一筆不
犯復得郡
策動

夫婦感著癡珠詩意。便向軍營中人投靠。包起是應小岑招募。如心算是劍秋提拔出來。每逢出隊。這二人都有個娘子。擊手衝鋒。陷銳極為得力。以此積功。都得了前程。營中人將包起如心。喚做飛虎。柳青。脂胭。喚做雌熊。這夜攻打武昌。如心夫婦帶了百餘人。伺至三更。覷個空。飛躍而上。放火大呼。城賊心胆俱寒。黑夜里自行屠殺。胭脂已拔高。招大軍入城了。次日。小岑尅復漢陽。也是包起柳青之力。劍秋大喜。都拔補了營官。乘勝攻走安陸。德安等賊。楚北一起肅清。只武漢兩城。公廨已空。人物如鬼。鶴仙因勸劍秋移駐岳州。劍秋笑道。蚡冒藍縷。以故山林。不就是這地方麼。苟此而不能守。去之他處何益。昔周室征淮。師出江漢。晉代平吳。謀在荆襄。王濬造船循江而下。陶侃之勳。鎮守武昌。宋岳武穆李忠定。謀畫岳鄂。均以此地為要圖。我們要想控制長江。平定東南。豈容棄去此地。而且要守此地。還要攻破九江呢。看官聽說九江係大江左右一個樞紐。賊以金陵為腹心。倚九江為門戶。設官科糧。九江之賊。又恃小池口湖口為犄角。九江有賊。鄂州守不住。金陵亦尅復不來。以此劍秋小岑。急於募水勇。造船艦。有志事成。不上兩月。便增水勇三千人。年紀都是三十以下的。戰艦八九百號。大小礮位二千尊。小岑督率尅復了小池口。偽城進圍湖口。此時鶴仙帶二千陸師。下援南昌。留下一千陸師。劍秋就令包起如心兩夫婦。管帶營小池口城裡。到了次年。湖口仍難得手。一日。小岑喚過包起。附耳數語。包起歸營。便傳令陸師。拔營進勦宿松太湖。次日。湖口出隊。內湖外江。礮火四合。水陸悍賊無數。悉力抗拒。方血戰間。忽然一隊步軍。從山後連臂大呼。突入縣城。船賊岸賊。相顧駭愕。不知此支兵從何而至。攘攘擾擾之中。械不能舉。鎗不能發。我軍乘勢追逐。因風縱火。把兩岸

夾守的偽城。一起尅復。賊船數百號。焚奪一空。片帆不返。此時火聲水聲。人馬喧騰。震動天地。船賊也有死於水裏的。也有死於火中的。岸賊也有落荒跑的。也有受刀傷的。也有砍倒頭的。也有踐踏死的。真殺得滿江皆尸。滿湖是血。看官。你道那一隊步軍。是那裏來呢。原來包起揚言進勦宿太。却於夜間。將一千人潛自小池口。便入戰船。繞出湖口十里。天甫黎明。這一千人盡數登岸。高踞湖口縣城後山巔埋伏。到得城賊會合水賊。這一隊便殺下來了。以此大捷。當下水勇扼在江上。陸師圍了潯城。城賊糧草有餘。逃竄無路。我軍四面環轟。塌倒城垣百餘丈。便擒了偽貞天侯。凌紫茸等。磔於市。自是鄱陽數百里。遂無賊蹤。劍秋論功。以小岑為最。奉旨擢了湖南節度。鶴仙加了頭品頂戴。包起如心。都升了叅將。正是 激濁揚清。人才輩起。獨有虬髯。搏翼萬里。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此回小岑劍秋合傳。實癡珠專傳也。明眼人自知之。中間插入肇受一段。收束上回。實以引起下回。而明經略入閣。為全書關鍵。湖口之戰。又金陵尅復之根也。小岑一疏。劍秋一書。可入名臣錄。豈得以裨史目之。

花月痕全書卷十五

第四十七回

李謨如匹馬捉狗頭

顏卓然單刀盟倭目

紫接四十二回接八
紫接四十三回接八
紫接四十四回接八
紫接四十五回接八
紫接四十六回接八
紫接四十七回接八
紫接四十八回接八
紫接四十九回接八
紫接五十回接八
紫接五十一回接八
紫接五十二回接八
紫接五十三回接八
紫接五十四回接八
紫接五十五回接八
紫接五十六回接八
紫接五十七回接八
紫接五十八回接八
紫接五十九回接八
紫接六十回接八
紫接六十一回接八
紫接六十二回接八
紫接六十三回接八
紫接六十四回接八
紫接六十五回接八
紫接六十六回接八
紫接六十七回接八
紫接六十八回接八
紫接六十九回接八
紫接七十回接八
紫接七十一回接八
紫接七十二回接八
紫接七十三回接八
紫接七十四回接八
紫接七十五回接八
紫接七十六回接八
紫接七十七回接八
紫接七十八回接八
紫接七十九回接八
紫接八十回接八
紫接八十一回接八
紫接八十二回接八
紫接八十三回接八
紫接八十四回接八
紫接八十五回接八
紫接八十六回接八
紫接八十七回接八
紫接八十八回接八
紫接八十九回接八
紫接九十回接八
紫接九十一回接八
紫接九十二回接八
紫接九十三回接八
紫接九十四回接八
紫接九十五回接八
紫接九十六回接八
紫接九十七回接八
紫接九十八回接八
紫接九十九回接八
紫接一百回接八

應四十二回下折
應四十三回下折
應四十四回下折
應四十五回下折
應四十六回下折
應四十七回下折
應四十八回下折
應四十九回下折
應五十回下折
應五十一回下折
應五十二回下折
應五十三回下折
應五十四回下折
應五十五回下折
應五十六回下折
應五十七回下折
應五十八回下折
應五十九回下折
應六十回下折
應六十一回下折
應六十二回下折
應六十三回下折
應六十四回下折
應六十五回下折
應六十六回下折
應六十七回下折
應六十八回下折
應六十九回下折
應七十回下折
應七十一回下折
應七十二回下折
應七十三回下折
應七十四回下折
應七十五回下折
應七十六回下折
應七十七回下折
應七十八回下折
應七十九回下折
應八十回下折
應八十一回下折
應八十二回下折
應八十三回下折
應八十四回下折
應八十五回下折
應八十六回下折
應八十七回下折
應八十八回下折
應八十九回下折
應九十回下折
應九十一回下折
應九十二回下折
應九十三回下折
應九十四回下折
應九十五回下折
應九十六回下折
應九十七回下折
應九十八回下折
應九十九回下折
應一百回下折

話說李謨如定計屯田。與至俊務農講武。把海墻都壘就秧田。蛋戶都變成勁旅。又開了幾處學堂。教二十歲下兵丁。都要讀些史書。習些核算。工些楷法。因慨然道。痴珠膏數。今之武官。都有輕裘緩帶。雅歌投壺之意。恐非所宜。此自正論。然太鹵莽。真是磨牛。吾亦為汗顏哩。大抵做人。總要懂些道理。有個器量。難道武夫不吃飯麼。至俊深服其論。輾轉之間。便是夏五。忽然得了李夫人凶信。自是哀痛嗣後。又知痴珠赴召玉樓。秋痕身殉。更添一番傷感。接著荷生差弁也到。謨如因作一緘。另委幹員。交給千金。偕并州差弁同去。東越替痴珠贍家。並接痴珠長男。蓉哥北來。搬取靈輿。這蓉哥現年十七歲。早已入學。學名寶樹。字小珠。一表人才。英氣勃勃。却不像痴珠有那孤癖。下文另表。當下死友之哀漸減。新亭之淚重揮。却是仲池到了。說起四眼狗窮凶極惡。謨如道。這綽號很熟。我好像先前見過這人。仲池道。見說他是并州什麼院裏掌班。謨如恍然道。是是。我見過這人。咳。這奴才也要作賊麼。當下就答應。仲池替他出兵。不一日。恰好得報。是擢了淮北提督。謨如上摺謝恩。就請將所部肅清。准向所有軍餉。即由寶山屯田。轉運無事。另籌將該鎮印務。懇恩交給。奏加三品銜。代至俊署理。以資熟手。朝議就也依了。於是謨如挑選精兵三千。由海沂淮請仲池督率先行。自挈一千人。由陸路隨後進發。再說狗頭。踞了樞陽。就住肇受的提督府。立定章程。每日要排門錢。每月要捐大戶排門錢。怎樣呢。每五百家。立個旅師。每日排門輸錢二十文。以二文為旅師食俸。以二十文為兵餉。捐大戶呢。有